



拾遗

单霁翔：走进世界遗产，我们都是少年

青年是国家事业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未来，他们的使命和担当，承载着强国新征程的前途和命运。在年轻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浸润不可忽视，文化的血脉赓续、精神的弘扬传承，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中，代代永续，绵延不绝。

单霁翔

我长期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中工作，深刻地感受到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目的，利用也不是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传承。传承的对象是当代和未来。而青年，正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、最有生气的力量。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，感受最深的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古老的紫禁城、正青春的故宫博物院。古老与年轻，不再是沟壑相隔、遥遥相望，而是爱敬相融、携手同行。沟通两者之间的一股重要力量，也包括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国家宝藏》《上新了·故宫》等年轻态节目的助力。这些节目打开了我们和年轻人对话的通道，让他们开始关注故宫、走近故宫、享受故宫文化、把故宫文化带回家。故宫只是中国众多世界遗产中的一员，广袤中华大地上还遍布着熠熠生辉的遗产宝库，它们也需要被关注、被发掘、被认知和被理解。可喜的是，在今天，年轻人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、蓬勃奔涌。让更多的年轻人透过世界遗产这扇窗口，了解、认识、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并成为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人，是时代交给遗产工作者的命题，也是我们必须践行的时代使命。

摆脱“高冷范儿”，做文化创新者

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要让世界遗产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，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华传统文化，让中国的世界遗产以鲜活的文化姿态走向世界。为了这个愿景，几十年来我在各地中学和大学校园巡回演讲了数百场，写作了70多本书。但是，传播面到底有多大？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一上线就有9000万人次的观看量，我们需要以多种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下决心通过《万里走单骑——遗产里的中国》聚焦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，以顺应时代更新的信息技术和形式，来做面向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文化传播。世界遗产因其历史厚重性和专业门槛高而鲜为人知，又因其所凝结的突出价值和独特地位而亟待为人所知。如何使世界遗产摆脱曲高和寡的“高冷范儿”，在知识输出和大众理解之间建立桥梁，在历史追溯和当代需求之间建立联结，这需要有立意、有创新。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：一是纪实，即脚踏实地地行走、交流、探访、体验和实践，深入



单霁翔

各具特色和价值的遗产地，真实地展示遗产地的景观奇绝，生动地呈现人文图景，原本地揭示历史秘密，思辨地探讨当下发展。二是互动，通过互动来拉近与纪实对象的心理距离，也就拉近了与大众之间的距离。纪实对象包括世遗守望者、历史揭秘者、考古发掘者、慕名旅游者、幸福居住者等多种群体。三是综艺，学术知识如何表达，互动过程如何切入，怎么能让世界遗产可观、可读、可赏、可品。我们通过棚内演绎、户外交流、互动参与、沉浸体验和科技植入等综合艺术形态，构建能吸引新时代年轻观众的语态语境。我们知道，今天的年轻人有自己的知识储备、思考方式、思维特点和信息获取渠道，他们早已不满足于灌输和教科书式的说教。所以，我们要开启的是他们遨游在世界遗产中的文化之旅、哲旅和新旅。

激发世界遗产的青春力

事实上，世界遗产领域一直关注年轻群体及相关话题。自1995年开始，每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期举办一次世界遗产青年论坛，聚焦年轻人的关注和思考。面向全球的世界遗产教育项目、志愿者项目和各类奖项设置，也都将年轻人作为主要目标群体之一，开展活动，总结经验，推荐做法。鉴于此，我们把遗产向导组合设定为“万里少年团”。一方面，面对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，我们有着“我们都是少年”的敬

畏之心；另一方面，考虑到各成员的年龄、阅历等方面的差异，为了让代际间的对话有增强共鸣的契机，我们鼓励年轻人用自己的视角表达对世界遗产的看法，也为世界遗产文化的话题传播带来更多可能。同时，我们策划了一些兼具大众参与性、文化仪式感、艺术表现力的事件。比如，洛阳的“五朝华夏原秀”、景德镇的“瓷之宇宙展”、扬州的多米诺骨牌大运河，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时尚的视角、创新与匠意的结合和现代装置的呈现；安阳殷墟的无人机表演、周口店的隔空对话北京人、观看北京中轴线升旗仪式，将世界遗产精神转化为致敬当代、致敬人类、致敬各行各业奋斗的人们。这些激发好奇心、表现青春力的破圈表达形式，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投向此处，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勃勃生命力。

世遗的烟火气与美学力

世界遗产不仅有古代的，还有现代的，当代的，它不是凝固在一个历史阶段，而是经过历代传承，世界遗产的价值要素不仅有物质层面，还有与之互为表里的非物质层面，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有很多文物工作者和当地民众，为这些遗产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热爱。所有这些都让世界遗产富有烟火气，呈现出最为鲜活的一面。所以，我们走进了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市井生活，挖掘世界遗产中的生活方式，探寻遗产原生日的前世今生，唤醒内心

深处的共鸣，还走进了世界遗产保护者的工作生活日常，展示他们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上的家国情怀、弘扬守土有责和大国工匠的精神。每一处遗产都有独特的美，从美学的角度发现遗产，全方位地透过“美”来呈现中华大地的多彩景观和中华文化的魅力无穷，正契合于文化传承正青春的寓意。武夷山的森林交响音乐会、庐山的诗词大会，文化遗存既诉说着中国人至善至美、至真至美的朴素情感，也承载着我们对美丽中国、美好生活的寄托。

我们通过行走、追寻和求索，呈现中国独特的景观和历史文化脉络，讲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找和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故事，彰显自古以来文化精神、勾连历史与现实的价值，关注当下的文化表达。放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，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，孕育了优秀传统文化。我们要充分结合时代要求，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将其作为涵养当代青年优秀品质的土壤和源泉。我们以积极主动的传播动能，让观众特别是青年群体，共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，在认知、了解、感悟、喜爱和传承的演进中，深刻体会中国特色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，增强民族自尊心 and 自豪感，产生绵延的爱国动力。（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、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）

受访者供图

喀什

两千年后

波罗来

程遂营

在喜欢旅游的人的朋友圈里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，不到喀什等于没到新疆。第一句话容易理解，新疆地域辽阔，160万平方公里，占我国总面积的近六分之一，可为什么不到喀什就等于没到新疆呢？我们先从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段传奇说起。

班超与喀什：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

史书记载，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，曾在喀什停留。那时，喀什名叫疏勒，意为水草丰美的地方。那时就已经形成一座疏勒城，城市已经形成交易的市场。所以，喀什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。不过，因为是出使，张骞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很短。

到了东汉，又有一位传奇人物来到喀什，他的名字叫班超。当时正值东汉的多事之秋，匈奴势力又起，丝绸之路受阻。班超主动提出出使西域，投笔从戎。这个成语典故就是这样来的。汉明帝永平十六年(73年)，41岁的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(即代理司马)，后委派到新疆。经过长途跋涉，班超在汉明帝永平十七年(74年)沿着丝绸之路南道，经鄯善、和田，最终抵达喀什，并在距离喀什40多公里的地方住了下来。

早在班超出使西域1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(公元前60年)，汉朝政府就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护府，开始对新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。由于新疆地域辽阔，所以，西域都护府的政治、军事核心有两个，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和西部喀什、龟兹(今库车)一带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喀什的南边是昆仑山、西边是帕米尔高原、北边是天山、东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发源于昆仑山的叶尔羌河流经喀什，形成了依山傍水的喀什绿洲，生存环境良好。帕米尔高原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说的葱岭，是丝绸之路向西必须跨越的障碍。所以在古代，从中原、西亚甚至葱岭的中海西来的商贾、旅行者经过千辛万苦，翻越帕米尔高原后，一定要在喀什进行休整，然后进入新疆腹地，最后进入中原地区。反方向，准备西去的商贾也往往在喀什稍作停留，做好翻越帕米尔高原的物质和心理准备。这就使喀什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，是新疆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埠。要想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，必须保障喀什的安定。

据史书记载，班超前后在疏勒生活17年，主要做了几件事：第一，重新使喀什、龟兹一带归附汉朝，恢复丝绸之路畅通；第二，帮助喀什当地发展农业，向喀什传播中原文化，第三，加固喀什古城。

公元91年，由于功绩卓越，班超被朝廷提拔为西域都护，迁移到龟兹办公。当他要离开喀什的消息传开后，人们都舍不得，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挽留他。后来，班超在龟兹又驻守了13年。直到70岁(102年)，他自觉年事已高，向朝廷上书，但愿生入玉门关，得到允许，从玉门关进入敦煌，回归中原。班超的事迹得到了后人的再三颂扬，如唐朝诗人戴叔伦所作《塞上曲二首》其一：军门频纳受降书，一剑横行万里余。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。

马可·波罗看喀什：商人遍布世界各地

元朝初期，1271年，时年17岁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，跟着父亲和叔父，从家乡意大利威尼斯出发，沿着张骞和班超开辟的丝绸之路，经过叙利亚、伊朗，翻越帕米尔高原后，来到喀什。在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，喀什被称为喀什噶尔。喀什是玉石的意思，噶尔是集中的意思，喀什噶尔就是玉石集中之地。玉石主要产自和田，喀什并不产玉，但因其所处的便利交通位置，而成为玉石贸易的集散地。这也说明至晚到宋末元初，喀什噶尔的名字替代了原来的疏勒。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写道：他们有美丽的花园、果园、葡萄园。国中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。

结合历史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断，当时的喀什虽然气候干燥、降水量少，但由于有高山融水形成的喀什噶尔河等河流的滋润，灌溉条件优越，所以，不仅适合发展农业，种植麦子、水稻等植物，还适宜种植西瓜、葡萄、大枣、哈密瓜等水果，到处瓜果飘香。喀什人还特别爱用花草装饰自己的庭院，在喀什古城、街道两边和民居院落里，都种满了花卉。所以，在马可·波罗眼里，喀什是一座依山傍水、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。

国中指的是喀什城内，当时的喀什是喀什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它所包括的范围要比今天的喀什大很多。一方面，南疆市场繁荣，来这里经商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，各种肤色、各种语言的人都有；另一方面，喀什本地的商人也沿着丝绸之路经商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这充分说明，元朝初期的喀什是一座国际化的商业都市，并没有因为宋元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转向海上而受到很大影响。

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

喀什的传奇不只这些，它还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。马可·波罗描述的热闹市场，已经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巴扎。水果巴扎、皮货巴扎、乐器巴扎、玉器巴扎，甚至还有帽子巴扎，琳琅满目。巴扎成为人们购物交流、会亲交友、休闲娱乐的好地方。喀什古城里，有几家还在开张的马掌铺(或叫骡掌铺)。喀什三面环山，当地的交通工具并不是骆驼，而是马、骡和驴。由于要翻山越岭，牲畜的蹄子特别容易磨损，到了喀什，需要更换一套新掌。古代的马掌铺生意十分红火，如今虽然有了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，但仍然有人偶尔用马车、驴车，马掌铺的生意可以勉强维持。当然，现在的马掌铺不一定只为了赚钱，更多的是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手艺延续下去。马掌铺的存在让人惊奇，而千年沿袭的传统茶馆更让人感到轻松和愉快。喀什的茶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，当时停驻在喀什的商人，把茶馆当成洽谈生意、交流信息、休闲娱乐的场所。今天的古城里仍有不少传统的茶馆，当地人和旅游者，三五成群围坐在地毯上，泡上一壶茶，买几个馕或者烤包子，还有艺人来表演当地的歌舞，一时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世代代生活在喀什的人，听着丝路故事，伴着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和马蹄声长大，喀什的巴扎、喀什的马掌铺、喀什的茶馆都一直生动地活在当地人的生活中。丝绸之路给了这座城市血和肉、智慧和财富；只要丝路故事还在延续，古城就永远年轻。（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，《百家讲坛》“六大古都”黄河上的古都——丝绸之路上的古城”主讲人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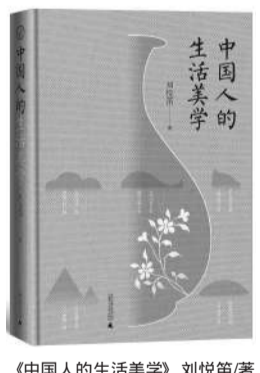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，喀什库车县塔吉克自治县，古代丝绸之路石头城遗址和金草滩湿地。视觉中国供图

春夏秋冬，中国人的“四时”美循环

刘悦笛

春夏秋冬，四时的变化与轮回，如环之循，如轮之转，组成了中国人的四时之美。有趣的是，春秋观念乃是早于四时观念的。道理也很简单，因为春秋秋收嘛，春种是新年的开始，秋收是旧年的结束。商代与西周前期，一年只分春秋两时，后来衍生出夏冬，说一个春秋即一年。古书当中常说春夏秋冬，所谓制为四时，春秋冬夏(《墨子·天志》)，而不是按时节顺序的春夏秋冬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。因此，春秋并不是春夏秋冬的节略，因为春秋本身就代表一年两时而非四时，汉族人关于四时的明确划分，大约就是在西周末期。此后形成了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时节节奏，诸如春夏秋冬三时说，也是指其中的一种过渡状态而已。世界上最主要的时间观，大致两种，一种是线性时间(时间延展而勇往直前)，另一种则是轮回时间(轮回往复而永无休止)。主编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皇皇巨著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，中国时间观仍以广义的线性为主、循环为辅，但其实二者仍是结合的。从古至今，四季变换，中国人都在发出两种时间感喟：一是对春夏秋冬循环不已的感喟，另一面则是对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感喟。这是由于，古代中国一方面存在循环史观，另一方面存在天地间万物去来、光阴一去不复返这种线性时间的概念。天地(自然)是永远的，一直存在于那里。时间无始无终。但是，万物(所有物)出现然后消失，人生不会反复。就连某年桃花园的春夜(时间线上的一刻)一旦逝去，就不会再回来。因此，那一刻=现在，非常宝贵(加藤周一：《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》)。这里所指的“桃花源”，乃是李白的那首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里的时间意识，其中那句“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，恰恰说明线性时间观在中国的存在。中国人的诗词歌赋当中，充满了这种时间性的感喟，也就是一种人人都懂的“春江花月夜”的存在感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



《中国人的生活美学》刘悦笛/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江苏省无锡市太湖鼋头渚樱花谷樱花季。视觉中国供图

月何年初照人，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。四时的美感，大概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最为充盈。较早给四季赋诗的是，有南朝乐府民歌《子夜四时歌》。收录在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里，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。相传是晋代一名为子夜的女子所创制。现存75首，其中春歌20首、夏歌20首、秋歌18首、冬歌17首。我们各举一例，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字各为开头。春歌：春林花多媚，春鸟意多哀。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裳开。夏歌：暑盛静无风，夏夕薄暮起。携手密叶下，浮瓜沉朱李。秋歌：秋夜凉风起，天高星月明。兰房竞妆饰，绮帐待双情。冬歌：冬林叶落尽，逢春已复囿。葵藿生谷底，倾心不蒙照。这种四时模式，不囿于中土，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皆有回响。最具美感的，我以为是日本女子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的开篇：“春，曙为最。逐渐转白”的山顶，开始稍露光明，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。夏则夜。有月的时候，自不待言，无月的暗夜，也有群萤交飞。若是下场雨什么的，那就更有情味了。秋则黄昏。夕日照耀，近映峡山，乌鸦返巢，三只、四只、两只地飞过，平添感伤。又有时见雁影小

小，列队飞过远空，饶饶风情。而况，日入以后，尚有风声虫鸣。冬则晨朝。降雪时不消说，有时霜色皑皑，即使无雪亦无霜，寒气凛冽，连忙生一盆火，搬炭火跑过走廊，也挺合时宜；只可惜晌午时分，火盆里头炭木渐蒙白灰，便可消遣了。这番美的描述，将四季与一天的天气结合了起来，说春天曙时为最，夏天夜色最佳，秋天黄昏好，冬日则是晨朝为妙，并将欣赏天气的感受一并写出，微妙而准确。东亚的画家们，无论是中、韩、日，最能感受到不同季节的天地之景。所谓画山如真山，真山如画山；人皆爱真山，我独入画山。北宋大画家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当中的描述最为著名，所谓春山澹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。这是拟人化的描述，再如春山烟云连峰人欣欣，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，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，冬山昏霾黯塞人寂寂。所说的是人面对春山、夏山、秋山、冬山时的感受。在韩国教书的时候，在博物馆看到了朝鲜李朝时代大画家赵熙龙。韩国作为半岛四季环海，所以那里的画家更关注海山的四季变化，说得也相当绝妙，但显然是从郭熙四时山景那里转化出来的。赵熙龙认定，郭熙春夏秋冬四时山的论述，此语一出，古今看山眼目，余废矣。非深于画山之理，无以透到妙境也。余居海上，已二岁，阅尽四时之中，海山于他山，大有异焉。春山溟濛如



扫一扫看视频看单霁翔 万里走单骑



扫一扫听刘悦笛为你读书